

夢的反叛 -

最真的心境聲音 最魅的叛逆之歌

葛雷姆之歌

吳鈞堯◎著



夢的反叛：葛雷姆之歌／吳鈞堯著

．--初版．--臺北市：

探索文化出版；臺北縣新店市；學英總經銷
，1997 [民86]

面； 公分．．（騷動小說；5）

ISBN 957-8493-51-7（平裝）

857.7

86002799

ISBN 957-8493-51-7（平裝）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騷動小說05
夢的反叛
葛雷姆之歌

作者／吳鈞堯
社長／劉秋鳳
叢書主編／王怡丹
執行編輯／潘雅琴
美術編輯／駱家玲
校對／吳鈞堯 李驊芳 洪彩卿
出版者／探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／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88號7F
電話／二一八九四五六
傳真／二一八九四九六
法律顧問／景玉鳳律師
總經理／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／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5號5F
電話／二一八七三〇七
傳真／二一八七〇二一
郵撥帳號／〇五七八六九〇五 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4三〇號
排版／上統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初版／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
定價／二〇〇元

騷

動

小

說

夢的反叛

——
葛雷姆之歌

吳鈞堯◎著

〈序〉

接受吳鈞堯的邀約

◎蔡秀女

就年齡而言，吳鈞堯是屬於所謂新新人類的世代，而就小說的創作技巧而言，吳鈞堯的作品卻是屬於白先勇所倡導的現代主義的傳統之下，那種屬潛意識或意識內心世界的，夾雜在記憶和時光隧道的、多重紋事觀點的以及支離殘碎語言的，竟然在相隔幾近兩個世代的年輕作家的作品上再度呈現，實在有點叫人難以想像，因為，從現代到後現代，文學的形式縱使不是前衛式地躍進，也應該是大幅度地變化才對。

因此，我推想吳鈞堯是個愛好文藝的孩童、少年、青少年、青年；也就是從小一路走來，就具有一顆敏銳善感的心，喜歡閱讀、耽於沈思、敏於觀察，如此，長大後才會變成一個從現代主義出發的作家。

這樣的作家在這種漫畫、電玩、網路掛帥的年輕族群裡確實是獨樹一格。

其實，吳鈞堯的作品還有一項更重要的特質，那就是秉持於中國淵源流長的抒

情傳統。無可否認的，在全書十五個篇章中，我們所看到的是抒情重於敘事，寫意超過說理的散文風格，其中情感的細緻綿密，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那是出自男性作家之手。

收錄於書中的十五個短篇前分為兩個系列：一個是圍繞著王鴻雁、李欣蘋和楊柔三人的情感敘述；另一個是作者重返童年的故鄉園地的「重返相思林」系列。前者是現代篇，後者是過去篇。然而，在這兩個系列中都可看出作者所刻意突顯的後設結構，亦即作者以小說家的身分呈現他正在敘述的主體；如此把創作的設計經營過於展露在讀者面前，是屬於開放式的邀約讀者參與或對談，避免了過於封閉的自我情感論述。

時間和記憶應該是全書最為突出的敘事結構。從這一點更可以看出吳鈞堯有別於同一輩作家的現時性的敘述，而直探文學最根源的主題，即從記憶裡探索挖掘的生命議題，如普魯斯特的《追憶似水年華》。吳鈞堯直探童年的記憶，並往前到二十一世紀後的人物圖像，如此上窮碧落地飛馳在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時空中，無疑地是想擴展自己小說創作的經驗，卻也拋給讀者更廣濶的想像園林。

情愛的敘述是後現代敘事中極重要的主題，其中是充滿感官逸樂的愉悅經驗的。吳鈞堯作品的非後現代性在他處理情愛的課題裡亦可窺見一般：王鴻雁、李欣蘋和楊柔三人交織的情愛或情慾主調，總不能在肉體感官上盡興，總有太多的阻斷和疏離，吳鈞堯總是呈現肉體歡愉後的荒謬以及背叛，似乎男女交會的熱情是單方的情慾疏解，而與對方不相干的，並且事後兩人總有過多的自我思索和辯解，因此，這裡面的精神性是強過肉體性的，每個人却有強烈的自我，不免緊鎖在自我的封閉世界裡。

這使我想起沙特和卡繆的存在主義小說。

但我說吳鈞堯作品的非後現代性也許是很偏激的，因為他是那麼強烈地想開放自我，關於自我的感情經驗、童年經驗，多麼誠懇地邀約讀者進入他的經驗，與他分享他的甜蜜與失落；而這樣的開放卻是不折不扣的後現代現象。

期盼你我都能接受吳鈞堯的邀約。

◎夢

◎的

◎反

◎叛

目錄

〈序〉接受吳鈞堯的邀約◎蔡秀女／003

〈歌〉重回相思林（作文簿）／009

〈歌〉聽雨夜的女人們／017

〈歌〉重回相思林（傳說）／035

〈歌〉聽雨夜的男人們／045

〈歌〉重回相思林（無名塚）／075

〈歌〉 人變／083

〈歌〉 重回相思林（後裔）／095

〈歌〉 守衛黃正文／103

〈歌〉 重回相思林（鄉愁）／133

〈歌〉 坐在沙發上老去／141

〈歌〉 重回相思林（母親）／153

〈歌〉 天候日記／163

〈歌〉 重回相思林（婚禮）／175

〈歌〉 一九九九榕樹雨／185

〈跋〉 歡迎來到曖昧夢徑◎吳鈞堯／229

重回相思林（作文簿）

1

當

我們走進蜿蜒的小路，我們會看見深秋的夾徑正開著一株株豆點大小的相思樹花；我們稍微緩下脚步，一具鞦韆正垂下橫長的相思樹幹，被風輕輕吹晃，做著閒散的擺渡。如果在中途轉個彎，如海潮般的相思樹吟，在我們的背後訴說雲朵的故事，當我們踏出蜿蜒小路的歧途後，天空果然是寬闊了；我們先聞到芭樂的香味，竟覺得連空氣也都熟透了似的。

路繼續往前寬闊，我們知道阿之的家常年就籠罩在芭樂的香氣下。約莫秋天的時候，阿之會拿出她擅長的國文教材，抬出一把桌子、椅子，就坐在芭樂樹下，專

心削著鉛筆。

「阿之啊，妳可要好好認真讀書，上一次，妳們歐陽導師來做家庭訪問，還一直誇獎妳很會讀書呢！」村子裡開雜貨店的阿壽伯慢慢走到樹下，看了一眼有些發黃的芭樂，然後仔細看著她削鉛筆。

「阿壽伯，這麼熱的天氣，你是要去哪裡？進來坐一坐啦！」阿之的媽媽從庭院走來芭樂林，親切地向他問候。

「阿惠啊，妳真是好命，有一個這麼會讀書的女兒，不像我家的阿福，書都讀不會。」

「哪有啦，女孩子家會讀書有什麼用，還是你較好命呢！」

村人在芭樂林做著既單調又趣味叢生的寒暄，阿之繼續削著鉛筆，將一隻嶄新的鉛筆削成可愛的圓錐面，在細白的作業本上寫著她的暑假作文。秋天特有的氣味似乎慢慢彎下身來，祕密地站在她的身後，看著她細弱的小臂膀和桌面形成三十度的書寫角度。

而當她思索命題的切入點而抬起頭來時，秋天會看見她稚氣的臉蛋正深鎖不解

的疑問，那樣的表情彷彿在說：我要知道的事情還好多好多，但總要等我長大才能了解吧！有時候，她會跳下椅子，放下成長的事情不管，淘氣地從相思樹上捉來昏睡中的金龜子。在這個空檔，不僅是秋天，只要是路過的人願意停下腳步，他們會看見阿之的作文本上正愉快地躺著一道作文題目——我的志願，以及阿之塗塗改改的鉛筆跡痕。

2

長大後，我要做什麼呢？

秋爽的陽光明亮地灑在教室內，阿之眼尖地發現，陽光被窗櫺隔開，成為一小塊、一小塊的菱形；她注意到，陽光就像一道黃色的光柱；在光柱內頭，紛紛擾擾的灰塵不知在吵什麼勁兒？

「各位同學，我們今天的作文題目是我的志願，所謂的志願呢，就是你們對自己長大後的希望——」阿之聽著老師這麼說，她不禁想起來，在她還沒有上學之前，她的最大志願就是當一名新娘。

「我以後要當最美麗的新娘！」她理直氣壯地，朝著高年級的哥哥、姊姊宣示她的抱負；他們不禁要笑出來。

「阿之，新娘又不是一種職業，試試看，想想別的吧！」而現在，當老師走出教室，宣布同學自修寫作文後，她記得她前年的志願是當護士、去年的志願是當老師，然而她總覺得自己的志願比較小，姊姊說她的志願真是羞死人了。

「琴真，你長大以後要做什么？」她探過頭去，小聲問坐在隔壁的同學。

「我跟你講哦，我長大後要當一名科學家哩。」琴真小心地說著，像守護天大祕密似的輕聲反問阿之，「妳長大後要做什么呢——」阿之還來不及回答，忽然琴真的作文簿被男同學搶走了。

「哈哈，真好笑，你們知道琴真長大後想做什么嗎？」一名頑皮的男同學搶走她的作文簿，故意大聲地說，「她說她以後想當一個科學家，真好笑，數學考不及格還想當科學家。」

「俊明，快把作文簿還給琴真。」琴真的作文被搶，阿之覺得她有責任幫她要回來。她看見琴真把頭趴在桌上，她猜她是害臊，沒料到她竟然哭了。

「快點還琴真作文——」她大聲地叫道，然而老師不在，男同學都變野了；儘管她叫得多大聲，俊明只顧著做鬼臉，漢良竟然也在旁邊幫腔。她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如果我現在已經長大了，我應該知道怎麼應付頑皮的俊明、如何安慰哭泣的琴真？然而，她只是一個九歲大的小女孩。

男同學的惡作劇，竟然兇過爸媽的苛責，不知道哪來的委屈，忽然她也趴在桌子上，不明就裡地哭起來。而透過桌子下的空間，她看見菱形的陽光正一點點拉長身形，慢慢侵蓋她的白色球鞋，往深黑色的黑板爬去。

3

要是二十年前，我們走進相思樹花圍繞的蜿蜒小徑，在中途拐個彎，首先我們會聞到一股甜蜜化開的芭樂香味。我們常常要忍不住吞口水，思量著，趁著晚上天都暗下來的時候，連手電筒也不能帶，就這樣偷偷地爬上阿之家的芭樂樹。然後，我們會裝做什麼事也沒發生過，將芭樂埋在米缸裡，就在隔天的午後，我們會在廟口集合，咬著清脆、可口的芭樂。

但是有時候運氣好，阿之會慷慨打開盛滿芭樂的籃子。

「阿福、阿修，還有俊明，這幾個芭樂給你們吃。」這個時候，我們反而會覺得不好意思，然而我們還是接受了。

「謝謝你，阿之。」我們會咬著豐嫩的芭樂，心裡想著秋天的阿之，就代表路過芭樂樹的人可以享受吃芭樂的幸福。我們會看見阿之的籃子裡，除了芭樂，還有一本作文簿。

「妳的暑假作文還沒有寫嗎？」

「還沒寫呢！塗塗改改的，不知道該寫什麼好？」她會不好意思地低下頭，突然發現她跟男生說了太多話，急忙走進庭院。

秋天，就這樣愉快地在我們的嘴裡發酵。

因此，我們常要相約，一起坐在芭樂林對面的相思樹下，看著三、五個淘氣的小孩爭著鞦韆玩。秋天的陽光舒服躺在我們身上，慢慢伸展它的時間；我們要求自己，什麼事也不要去想、什麼事都緩一緩再去。

我們會看見相思樹稍拂過天空的模樣，就像是藍天也變近了，靜靜地低下身來，

告訴我們：當我們還小的時候，它就是這樣哄著我們睡著的。但是當風向改變，芭樂林傳來陣陣迷豔的香氣時，我們會忽然坐起，盯著阿之家那條通往庭院的小徑，心中總不自然期望阿之的出現。

然而，當現在真的是現在了，我們走進蜿蜒小徑，相思樹花就像漫天灑下的故事，隨著風輕輕搖曳，隨風灑落一些些淒迷、一點點眷戀。我們自問：難道二十年後，當我們的衣著改成鮮艷，我們還是渴望伸出因興奮而顫抖的小手，歡天喜地接過當年雙手捧著、如今卻握不滿手掌的芭樂嗎？

我們不自禁伸出手，像是看見阿之真的走出來，在我們的手心放滿芭樂；然而，當我們注意細視，卻是阿之在樹下寫著作文，然後頑皮地爬到樹上捉金龜子。

「唉，阿之真是一點兒都沒有老。」我們嘆息，心中無限感傷。

「要是阿之寫完她的作文，我們至少知道她的未來會是什麼模樣。」

「但是我們知道，阿之很小很小的時候，她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名美麗的新娘呢！」我們看見綁著辮子的阿之，爽朗地笑起來；是的，記憶中的她總是在笑。

我們也看見，不知道是小學三年級、還是二年級發生的事情，她像是吃了壞東